

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著

吴谷鹰译

一次大屠杀 (夙怨—夙怨) 期间, 出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夙怨), 而在人类第二次大屠杀 (夙怨—夙怨) 之后才更加为世人传诵。

《逻辑哲学论》结束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旧时代传统, 开拓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新思维。正如毕加索 (夙怨—夙怨) 的《阿维农少女》 (夙怨) 结束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绘画的旧传统, 或斯特拉文斯基 (夙怨—夙怨) 的《春之祭》 (夙怨) 开拓了西方现代音乐新时代, 或弗洛伊特 (夙怨—夙怨) 的《释梦》 (夙怨, 英译 夙怨) 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 或索绪尔 (夙怨—夙怨) 的《普通语言学》 (夙怨—夙怨) 掀起了新世纪西方现代语言学新浪潮, 或乔伊斯 (夙怨—夙怨) 的《尤利西斯》 (夙怨) 创造了文学反传统的新意识; 甚至可比拟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夙怨) 和广义相对论 (夙怨) 构造了崭新的物理学世界。

总之, 维特根斯坦跟他的同时代“幽灵”们, 在二十世纪初期开拓了人类认识的新思路, 而为时人所不理解, 但随着时代的推移, 才愈益显出他对整个世纪西方哲学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正如他的师友罗素 (夙怨—夙怨) 为《逻辑哲学论》作的长序所估价的那样:

“不管它是否证明就其考察过的问题提供了终极真理, 由于它的广度、视界和深度, 确实应该认为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从符合系统的原则和任何语言中语词和事物之间必须具有的关系出发, 将这种考察的结果应用于传统哲学的各个部分, 并在每种情况下都表明, 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对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于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

罗素的评价应当说是公允的, 有分量的, 预示着此书将对西方学术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可维特根斯坦见到序言时却怒不可遏, 认为罗素曲解了他的思想, 发誓不让序言跟他的本文印在一起。

然而维特根斯坦究竟是在西方传统的学术空气中长大的，他习惯了学术上的宽容。因此罗素的序言始终印在所有版次的《逻辑哲学论》上。这使人想起了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的名言：

“我绝不赞成你说的一切，但我将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维特根斯坦写出《逻辑哲学论》之前，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按照传统方式那样地研习过哲学。

十四岁以前他没有上过传统的学校，他只接受家教。青年时期，他在德国攻读机械工程，之后到英国攻读航空工程，他迷上了喷气引擎的理论和制造，正当此时他却被数理逻辑吸引，进入哲学世界。

难道他是天才？但他不相信天才。他说，天才只不过是“依靠勇敢去实践的才能”罢了。

那么他的创造性哲学思维是从哪里产生的？

他是在灿烂的欧洲近代文明的腹地（维也纳）里受熏陶的，而他自己则认真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思考。

他观察自然现象，观察社会现象，观察他周围，观察学童的思路，观察他自己，他对观察到的一切都加以深刻的思考。他甚至对别人思考过的一切也通通重新加以思考。

甚至在课堂授课中，他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的同时代人描写过他在讲课当中忽然陷入沉思中的情景：他自己全神贯注地思考，谁也不说话，万籁无声，只有他在思考，他的听众也在思考。

所以他在《逻辑哲学论》序言里开宗明义就警告读者说：只有那些自己已经思考过在此书所表述的思想和类似的思想的人，才能理解他，才能理解这部著作。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逻辑哲学论》完成后，维特根斯坦把正本送给英国的罗素，副本
猿

送给德国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1878年12月18日—1976年~~）。他在自序里写道：

“我只想提及弗雷格的巨著和我的朋友 罗素先生的著作，感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思想。”

作者感谢的是书，不是人，是书激发了他的思想。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逻辑哲学论》这部书是用十进编码法挖掘命题的内在联系编成的警句集。

警句是什么？警句是语言的结晶，这意味着作者在思考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

思想的火花有时是连贯的，有时是不连贯的，但是不论那种状况，警句既洗炼又含蓄，可都蕴藏着深厚的涵义。警句传递的信息绝对是启发式和诱导式的，而不是填鸭式或强迫命令式的，因此警句对提出的命题往往没有给出明显的答案，似乎意思没有说尽，常常显得话没说完就嘎然而止，让你亲自去慢慢咀嚼，开动自己的思维机器，找寻自己认为最恰当和最优选的答案。

如果你不善消化——不作认真慎密的思考，那你就得不到什么——维特根斯坦说过类似的话。

这部著作通过对语言（语义、语式、语法……）的分析，来探究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借以描绘和表述世界图象，让读者思考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进而解释这个世界。

这陡然使我想起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一句简朴的铭文：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至理名言！确实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可不可以倒过来说，要改变世界，首先得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也许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不能绝对分割。

源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维特根斯坦作者本人在此书的序文中这样概括自己的著作：

“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用下列的话来概括：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这个命题的前半截见此书的 ~~异~~ ~~理~~ ~~论~~ ~~远~~，而后半截则是此书的最后一节 ~~异~~ ~~苑~~——这一节就只有这么一句。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他的一位朋友说过，“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有一个方面肯定引起愈来愈多的注意，那就是语言。”

这里说的语言，原意可能只着重指维特根斯坦的文风，即语言风格，但我宁愿理解这里所说的语言，不局限于风格，而是指语言本身，指语言本质，指语言的哲学内涵。

只要接触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就能体会到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比如文字的简约、洗炼和质朴——洗炼到结晶的程度，即行文多似警句，质朴到绝不拖泥带水，宁用富于想象力的纯朴语言，而拒绝生吞活剥的古怪术语。

他的惊人论断：

“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异~~ ~~理~~ ~~论~~ ~~远~~）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前期研究（《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中，提出了“日常语言”（~~异~~ ~~理~~ ~~论~~ ~~远~~）的概念及其哲学涵义；而在后期研究（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中，更提出了以“私人语言”（~~异~~ ~~理~~ ~~论~~ ~~远~~）的概念及其哲学涵义。他的这些论点孕育了日后西方学术界兴起的语义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私人语言哲学等等概念和学科——只是维特根斯坦似乎不大爱听人家说他的某种学说或学派的创始人之类的说法，就如同他不大认同人们说他是维也纳学派的“老

大”一样。看来他不喜欢“结帮”尤其不喜欢当“帮主”，他宁愿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

正是维特根斯坦语言研究融合在哲学研究中，才能说出发人的深省的论断：

“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异履异园~~）

而在某种情况下：

“语言装扮了思想。”（~~异履异园~~）

毫无疑问，后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都会从他语言融入哲学或将哲学融入语言的研究中得到养分。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逻辑哲学论》问世那一年，维特根斯坦中断了在剑桥的研习，离开了他进修传统哲学的学院，离开了他的师长和朋友，独自匆匆回到他的故乡维也纳——那时他还是奥地利公民（只是在希特勒兼并奥地利后他才归化英国）。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后人有多种推测。有人说，这位年青哲学家此时自认为已经找到哲学的终极真理，可以不再思考了，也就是说，他要放弃哲学研究了。

事实表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停止他的哲学思考，但维特根斯坦确实中断了学院式的哲学研究，回到故乡去了。

他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他首先处理了世俗事务。他把父亲留给他的的大笔财产“散”掉了——大部分以匿名方式捐赠给维也纳的穷艺术家们（其中包括后来成名的德语诗人里尔克 ~~配部阿道尔恩德一员因~~）；剩下的都留给他的姐妹，并且亲自与他的建筑师朋友一起，为她们建筑了新的住宅。他一心要到乡下去教小学生。为此他报名进了小学教师训练班，取得正式小学教师的资格，可见他的行为绝非一时的冲动。

一连几年他呆在维也纳以南的一个乡村里，沉迷在教学中。他给

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com

后人留下一部《小学生词汇》。

这位哲人生前只出过两部书，除了《逻辑哲学论》外，就是这部平常没有人提起的《小学生词汇》。至于他的第二部亦即最后一部哲学专著《哲学研究》——此书否定了前期的若干论点——，按照他的嘱咐，是在他辞世后才付梓的。

他编著这部词汇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实际上他是跟学童一起来编书的。他花费好几年功夫，才将《词汇》定稿。他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序言，论述小学生需要怎样的一部词汇来纠正和改进他们的正词法，他认为这部词汇更重要的作用是，借此来激发学童对相关语词的联想，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完全可以推断，他之所以那么热心地，诚恳地，一丝不苟地去进行这样一种似乎对哲学研究毫无关系的工作，是因为他企图进入未受社会习惯污染的学童的生活中，从他们天真的，纯朴的，稚气的，未经摆弄的言语中，寻求某些实证哲学思维。他在笔记本中偶然透露过这样一种想法：

“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

有人说，他在与学童为伍的日子里，对语言研究和哲学研究得到的启发，不亚于他之前和之后在学院里或在隐居地进行沉思所得到的。我也这样认为。

* 摇摇摇摇 * 摇摇摇摇 *

维特根斯坦这个“幽灵”悄悄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里——那是皇帝新衣的神话被捅破后“丰年饥馑”的一九六二年深秋。那时节，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正所谓万马齐喑，偶语弃市。

然而“幽灵”是挡不住的，尽管不只政治领域，就连意识形态领域也疯狂地向“帝修反”宣战，可是《逻辑哲学论》居然悄悄地与读书界见面。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灰黄的封面，灰黑的纸张，记录了那个灰暗的时代。四十年过去了，还是不能不惊叹和佩服当年译者的勇气和

出版者的胆识 难道他们就不怕“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服务的伪科学”这顶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吗？

不能不令人想起《逻辑哲学论》原版反而比中文版难产得多。尽管有哲学大师罗素的序文和奔走呼号，也遭到西方五个鼠目寸光的出版商拒绝。是世界变了吗？！

十八年前（1956），一册发黄了的《逻辑哲学论》初版全译本被我带到维也纳以南的小镇克尔希堡（Kerschbaum）——据说，这小镇离开维特根斯坦当年教学的的乡村不远。当我把这部简朴的纸面平装本送给许伯纳教授（许伯纳是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学会当年会长）时，教授和在场的多国学者的表情，实在难以描绘。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不知是惊喜还是诧异，他们吃惊于二十一年前维特根斯坦的“幽灵”居然悄悄地进入这东方文明古国了。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第八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学术讨论会的会场选定在小镇的一间小学里。

从世界各地来的学者，随着许伯纳教授走进小学校，按照不同的学科，分别入座不同的教室。老老少少艰难地屈坐在小学生坐过的小椅子上，做主题发言的学者，一本正经地站在黑板前，对着满头白发或者晶亮的秃头“老小子”们高谈阔论。提问或发表意见的老专家，不无艰苦地从小椅子站起来发言。有点滑稽，或者还有点怀旧的心情？

某日午饭后，许伯纳教授拉我走到学校前面的小广场边的椅子坐下来攀谈。他送给我那部《小学生词汇》（许伯纳编，以德语释德语）。书如某人，朴实无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沧桑（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由许伯纳教授重新加以整理并写了新序，于1976年重印。

教授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别人很难理解的超越世俗的奇人，他说，这个伟大的学者是奥地利学界的骄傲——同时也是德语世界的骄傲。我说，我刚去过剑桥，剑桥人也说，他是剑桥的骄傲。教授跟我立时得到共识，维特根斯坦是文明世界的骄傲。

教授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天真非常朴实非常感情化又非常愿

理性化的知识者。是一个不寻常的复合体。他是犹太人世家，却改信天主教。他本富有，可是他把家财散发给别人。他好安静，总想过一种隐士式的或修道士式的生活，可是他又热心到小学校与学童为伍。他厌恶学院的刻板生活，却又不得不一生从事教书工作。他不喜欢战争，甚至觉得从事战争是卑鄙的，可是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自愿报名当了志愿兵，本来他患疝气可以免服兵役。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确实是诸多矛盾冲突的集合体。他超越尘世，孤芳自赏，傲视人间世界，然而他的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许多学科和学人，可是世间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会感到孤独，寂寞，落落寡欢吗？然而——

五十年前，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他独自散了一会步。夜间病情突然恶化。他在昏迷前告诉护理他的贝文夫人，摇摇“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正如他的一个朋友（马尔康姆）所说，“想到他精神上和道德上遭受强烈的痛苦，想到他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爱而他的苛刻生涯又排斥了爱”，俗人以为他一定感觉自己多么不幸，然而他却真诚地说，他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哲人把找寻真理而奋斗不息的一生称为美好的一生，俗人能理解吗？

——啊，这就是维特根斯坦！

目摇录摇

维特根斯坦断想

摇——世纪初杂乱无章的思考与回忆

章摇怡

导论

罗摇素

逻辑哲学论

员远

译者后记

怨猿

人名索引

员苑

主题索引

员愿

译名对照表

员员

导论摇摇

维特根斯坦先生的《逻辑哲学论》不管它是否证明就所考察的问题提供了最后真理,由于其广度、见识和深度,确实应该看做是哲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从符号体系(杂音)原则和在任何语言中词与物之间所必需的关系出发,把这种研究的结果应用到传统哲学的不同部门,在每个场合表明传统哲学和传统的解决办法如何出于对符号体系原则的无知和误用语言而产生。

首先是考察命题的逻辑结构及逻辑推论的性质。然后我们顺次转到认识论、物理学和伦理学的原则,最后则谈神秘之事物(不可言说之物)。

要理解维特根斯坦先生这本书,必须认识他所谈的是什么问题。在考察符号体系的理论部分,他所谈的是逻辑上完善的语言所必须遵守的条件。关于语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一,当我们应用语言,意图借此来表现某种事情时,我们心里确实发生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属于心理学范围的。第二,在思想、词或句以及它们所指或所意味着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的关系问题,这种问题是属于认识论范围的。第三,是如何使用句子来表达真的而不是假的东西的问题,这是属于研究所考察的句子内容的专门科学范围的。第四,有个问题:一个事实(诸如一个命题)要能成为另一个事实的符号,这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必须处于什么关系中?这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维特根

斯坦先生所谈的问题之一。他所谈的是确切的符号体系的条件,也就是一个命题在这种符号体系中“意味着”某种非常确定的东西的条件。在实践中,语言常常多少是暧昧的,因此我们所断言的东西决不是非常精确的。这样,关于符号体系,逻辑学有两个问题要处理:(员)各种符号结合成为有意义的而不是无意义的条件;(圆)符号或符号结合的意义或所指的惟一性的条件。一个逻辑上完善的语言,有防止无意义的句法的规则,并且有些是意义确定而惟一的单一的符号。维特根斯坦先生所谈的是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条件——问题不在于任何语言都是逻辑上完善的,或者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能够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而在于语言的整个机能都要有意义,而它只有按照接近于我们所假设的理想语言才能执行这种职能。

语言的重要任务是肯定或否定事实。提出语言的句法,一旦知道其组成的词的意义,句子的意义就马上确定了。要使某个句子肯定某个事实,不管语言是如何构成的,句子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也许是维特根斯坦先生理论最基本的论点。他争辩说:句子和事实之间必须共用的东西,本身又是不能反过来在语言中说出来的。照他的说法,这只能表明,而不能说出,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都需要同样的结构。

一种理想语言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一个简单的东西都有一个名字,而决不是两个不同的简单的东西具有同一个名字。名字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是就没有一个部分其本身为符号这个意义来说的。在一个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中,凡非简单的东西不会有简单的符号。整个的符号,将是一种包含着各个部分的符号的“复合”(悦是贵曾)。谈到复合,如在下面将表明的,我们违犯了哲学的语法规则,但这在开始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哲学

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它们是属于善多少和美同一这一类的问题的”(原图原)。世界上复合的东西是一个事实。不是其他事实结合的那种事实。维特根斯坦先生称之为 ~~葬对遭~~ ,而两个或多个事实组成的事实,被称之为 ~~葬对遭~~ ,因此,比如“苏格拉底是聪明人”是 ~~葬对遭~~ 也是 ~~葬对遭~~ 而“苏格拉底是聪明人,柏拉图是他的学生”则是 ~~葬对遭~~ 但不是 ~~葬对遭~~。

他把语言的词句比作几何学上的投影。一个几何图形可以用许多方法来投影。这些方法中的每一个都与一种不同的语言相对应。但不管采用这些方法中的哪一种,原来图形的投影性质仍然不变。这些投影性质对应于他理论中命题和事实(如果命题是肯定事实的话)必须是共同的东西。

在某种基本的方面,这自然是显然的。比如,不可能不使用两个名字而陈述有关两个人的事情(暂时假定人可以作为单一物来处理),而如果你想论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末你用来论断的句子,必须建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说“柏拉图爱苏格拉底”,在“柏拉图”这个词和“苏格拉底”这个词之间的“爱”这个词,在这两词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而由于这个事实,我们的句子才能够论断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词命名的人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说:“复合记号‘葬对遭’表示‘葬对遭处于砸的关系中’”,而应该说:“那‘葬对遭处于一定关系中,就是表示‘葬对遭’。”(原图原)

维特根斯坦先生从下列这个说明出发来开始他的符号体系的理论(原图原):“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图像”。他说:图像是现

① 此词德文原义为“事物状态”,过去被认为作者肯定的英译本译为“原子事实”(葬对遭)现据原义改回。——译者注

② 德文原义即为“事实”。——译者注

实的模型,而图像的要素则与现实的客体相对应:图像本身是一个事实。种种事物之间互相具有某种关系这个事实,则由图像中它的种种要素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这个事实来表现。“在图像与被描画之物中,必须有某种同一的东西,因而前者终究能成为后者的图像。图像能依照自己的方式——正确的或错误的——来描写现实,必须与现实具有的共有的东西,就是其描画形式”(图瓦图瓦)。

当我们只是希望暗示在任何意义下,作为一种图画本质上必须的这种类似性时,就是说,当我们只是希望暗示逻辑形式的同一性时,我们才说现实的逻辑图像。他说,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那(图瓦图瓦)(思想)。图像能与事实符合或不符合,因此而真或假,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与事实分享逻辑形式。他所说的图像的涵义,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说明是:“留声机唱片、音乐思想、记谱法、声波,都互相处于同样的图像的内在关系中,如存在于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那样的所描写的内在关系中。它们都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像童话中的两个少年,他们的两匹马和他们的百合花一样。在某种意义说,它们是同一的)。”(图瓦图瓦)一个命题表现事实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的:在命题中对象是由记号来代表的,所谓逻辑“常项”不是由记号来代表的,而是它们本身在命题中像在事实中那样出现的。命题和事实必须显示同样的逻辑的“多样性”,而这本身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它在事实和图像之间是必须共同的。维特根斯坦先生主张,每一个真正哲学上的东西,都属于只能表明的东西,属于事实与它的逻辑图像之间共同的东西。从这个看法得出一个结果:在哲学中没有东西可以说是正确的。每一个哲学命题都是坏的语法,我们所能期望于哲学讨论所达到的最好的东西,不外是使人们明白:哲学讨论是一种错误。“哲学绝不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哲学”一词所指的,应该是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东西,但

不是同它并列的东西。)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哲学不是学说,而是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是由解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哲学应该使原先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清晰和明确地划分出界限”。(原译员原译员)依照这个原则,引导读者理解维特根斯坦先生理论所必须说的东西,都是这个理论本身宣告为无意义的东西。我们将带着这个附带条件来努力表达那似乎是他的体系的基础的世界的图画。

世界是由种种事实组成的:严格地说,事实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事实是使命题真或假的东西,以此来解释我们所指称的是什么。事实可以包含本身是事实的种种部分,也可以包含不这样的部分;比如:“苏格拉底是个聪明的雅典人”,由两件事实组成,“苏格拉底是聪明的”和“苏格拉底是雅典人”。一个事实,不包有本身是事实的种种部分,维特根斯坦先生称之为**非原子事实**。这同他称之为原子事实①的东西是同一物。一个原子事实,虽然不包含本身是事实的种种部分,但是它包含着种种部分。如果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是聪明的”看做一个原子事实的话,我们就会理解它包含着“苏格拉底”和“聪明的”这两个构成部分。如果一个原子事实尽可能(指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际上的可能性)充分地分析为构成部分的话,则最后所得到的可以称为“单一物”或“对象”。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我们能确实把单一物分离出来,或者能有关于单一物的经验知识。这是理论所要求的逻辑上的必然性,像电子一样。他主张必须有单一物的理由是:每一个复合物必须以一事实为前提。不是必须要假定种种事实的复杂性是有限的,即使每一件

① 见前页关于**非原子事实**的译者注。这是罗素误解维特根斯坦学说的一个重要点。——译者注

事实都由无限数量的原子事实组成,即使每一个原子事实都由无限数量的对象组成,还是会有对象和原子事实的(源因)。肯定有某种复合物,归结为肯定这个复合物的组成部分以一定的方式互相发生关系,而这就是肯定事实。所以如果我们给复合物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有由于某个命题是真的才有意义,亦即肯定复合物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命题是真的才有意义。这样,复合物的命名以命题为前提,而命题则以单一物的命名为前提。照这样,单一物的命名表明是逻辑学中逻辑上的起始。

如果一切原子事实都已知道,同时知道这些是它们的全部这个事实,则世界就可以充分地描述出来。仅仅为世界中的所有这些对象命名并不能把世界描述出来;知道这些对象为其构成部分的原子事实也是必需的。只要已经有原子事实的这种总和,每一个真的命题,不管如何复杂,在理论上都可以推论出来。一个肯定原子事实的命题(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称之为原子命题。一切原子命题在逻辑上都是互相独立的。没有一个原子命题是包含任何其他命题的,也不是与任何其他命题矛盾的。因此逻辑推论的全部任务,就是从事于不是原子命题的命题。这种命题可以称之为分子命题。

维特根斯坦的分子命题理论,展开为他的建立真值函项的理论。

命题 α 的真值函项,是一个包含 α 的命题,从而它的真或假仅仅依 α 的真或假而定,同样,责择则...几个命题的真值函项,包含着责择则...从而它的真或假仅仅依责择则...的真或假而定。初看起来,除了真值函项以外,还有别的命题函项:比如,“ α 相信 α ”就是这样的;因为一般地说, α 会相信某些真的命题和某些假的命题,——除非他是一个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我们不能从他相信 α 这个事实而推论 α 是真的,或者从他不相信 α 这个事实而推论 α 是假的。其他显著的例外,是像“ α 是一